

程多宝 小说作品

# 粉红色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快要掐断尾巴的当儿，我所在的原陆军某集团军计划编写一部150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《二野劲旅》。我这个采编组长带领一行人脚印遍及四海，抢救性地采访了数百名老战士，力争还原当年战斗的原貌。单是《劲旅出太行》那个章节，诸多亲历过抗战硝烟的老八路，含着热泪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。

下面，就是其中一段与抗战有关的故事。故事主人公有个奇怪的绰号——“八个半”。那天，在军队干休所，老态龙钟的“八个半”一开口回忆，说着说着，居然潸然泪下……

1

一次，他所在的部队与八路军某部刚一交手，受伤的“八个半”就被俘虏了。

怎么说败就败了呢？“八个半”一连几天也没想通，自己所在的国民党军，好几百万人马，枪是新枪，炮是好炮，还有美国援助，国民党军怎么不去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，反过头来四处制造摩擦，与八路军较上了劲儿呢？

这仗打的，叫个啥事？所以那天，当八路军的冲锋号响成一片，“八个半”一看糟了，小腿被子弹打穿了个洞，裤腿一片血红不说，自己的队伍跑得早没影了。

可不能当俘虏啊！那一瞬间，“八个半”想到了项羽。可惜他手上没剑，枪也不在身边，地上连个石头也摸不到，更不要妄想后人给他赋上一句“不肯过江东”之类的诗。

没辙！“八个半”想的是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只要你们真心打日本鬼子，咱中国人到哪里还不是吃粮、扛枪、当兵？

和他一起的十几个人被带到一间屋子里，有个上了年纪的伙夫抬来了伙食，一大桶面条。

“过来了就好，这下就是一家人啦，管吃管够。”伙夫盛起一大碗面条，双手捧到“八个半”面前。

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捧了人家的碗，多少有点手短，想想人家伙夫跟自己没冤没仇，于是就笑了笑：“多谢你了，伙夫班长。”

话音刚落，围成一圈的八路军战士忽然哄堂大笑：“什么班长？他是我们的连长。”

“八个半”脸红了，想：眼下回不了老家，就是回去了，保长还不扒了自己一层皮？说不定又要被抓一回壮丁。老家嘛，早晚还是要回，得瞅个机会逃。眼下窝着，混上个把月，养好了伤再说。八路军这边，“铁心抗日”口号喊得震天响。

好在伤也不重，好得也快。就是自己那身国民党军军服，在解放区里挺刺眼。老百姓看他的眼神也怪怪的，一是盯着他的军装，二是盯着他的手。以至于与人搭话的时候，他只得把手背在身后。

尽管摘了帽徽，白天黑夜总是有些不自在。他狠了狠心找到连长，没想到刚从诉苦大会上哭了一回的连长，一番“挖苦根，倒苦水”之后，像是邻家大哥似的：“没事的，‘八个半’，我刚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也是这样，睡上几天，心里就舒坦了。”

连长笑起来蛮好看的，就听连长说了句：“等部队过了河，供给来了，到时，我给你挑一身换上。”

2

这期间，发生了几场战斗，尽管只是一些零打碎敲的战斗，那也是枪声不断，互有伤亡。

连长让“八个半”他们在后头歇歇，如同见鬼似的观摩。

当然了，歇歇的含义随你怎么理解了。

有的说是不放心，倒也正常，一进来就发给你枪，一打起来，你要是再跑了，找谁去？还有的说是你们多想了，这是八路军的规矩，每次刚过来的人，头几仗都是让在一旁看着，和师傅教徒徒弟差不多，除非是紧急情况才让你上去边打边学。

“八个半”急得有些上火，拉住了一个人问：“你，怎么晓得？”

那人是个老兵，不是那种从根据地戴着大红

花参军的，他说：“不瞒老兄，我被国民党军抓三回壮丁了。要是我上次没有受伤，八路军放人回家时，还会照样给上几块大洋。是我自己走到半路，忽然想明白了，就算我逃回家了，说不定还得被抓，帮保长赚一笔‘壮丁财’。”

百闻不如一见。自己以前在那边的勇敢算是白搭了。那边搞政工的长官，睁着眼说瞎话。八路军队伍里，哪有什么让俘虏兵当炮灰的，还割鼻子，挖眼的？就凭着连长的为人，诉苦大会上哭的那一回，还能有假？

“八个半”想：伤也好了，以后打日本鬼子，说什么我也要冲上去。

“那……你们几个，去村里借几只篮子，运手榴弹。”连长说，“篮子要绑结实些，再往回拿。”

“八个半”这下知道，为什么自己在那边的时候，好几次与八路军一交手，都是提心吊胆的。

八路军很会打仗，他们很少在远处打枪。听连长介绍过他们的战法，摸准日本鬼子据点，趁着夜色摸到有利位置，就甩手榴弹。那些手榴弹都是太行山老区造的，灌的是黑色炸药。有时一炸也只炸成两半，可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甩，哪怕砸中日本鬼子头上的钢盔，滑到地上那也是一声雷。往往一仗打下来，地面上落了一层没有炸碎的铁疙瘩。

即使据点没端下来，里面的日本鬼子一时也不敢出来迎战，等到天明之后，侥幸没有被炸死的日本鬼子还是搞不清，昨晚的夜袭到底有多少八路军参战。

八路军太行军区独立营奉命攻坚的这场战斗，多少带有一些拔“钉子”的性质。

这次独立营驻点的地带，位于解放区、国统区与敌占区“三不靠”地区，往往锣鼓一响，支持八路军的老百姓就涌过来了。

“八个半”明白了，不是说要拔“钉子”吗？怎么还搭台唱上了戏了？以前，他所在的国民党军也喜欢搭台唱戏，只是调子多是以嘲笑女孩子为乐，听多了未免有点恶心。八路军这边的戏台没多少人唱，老百姓看的也不多。

到了晚上，“八个半”看出来，戏台上的唱念做打只是一个幌子，锣鼓喧天那是遮人耳目，更多的八路军战士猫着身子挖壕沟，壕沟蜿蜒曲折，探向远处的那座炮楼。

3

“八个半”一路小跑赶到的时候，村子里的房子门窗开着，几乎一扇完整的门也没有。百姓家的门板大多被征用了，有些人家连窗子也没有，用的是高粱秆捆子遮着。这一带高粱秆实在是太多了，灶膛烧火的时候，烟浓得化不开，熏得人眼睛都不敢睁。

“八个半”揉了揉眼睛，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女孩子从井边拎着水桶过来，女孩子也看见了“八个半”，她惊讶地问：“呀，你是从那边逃出来的吧？”

一句话，“八个半”闹了个大红脸，他鸭子嘴硬：“我是太行军区独立营一连二班战士。我们旅长，当过徐向前的警卫排长呢！”

“谁叫你那么说，越说越假了，看你心虚的，投奔过来了，不就好了？”女孩子笑了，接着说：“借篮子的吧？真不巧，让前面一拨人借走了。”

“八个半”愣了，平生这是第一次开口向老乡借东西，准备用于酬谢的边区票都想掏出来了。在那边时，队伍像蝗虫一样，一到村口，老乡就没影了，还有什么借不借的？

“我要是那边过来的，你……”

“八个半”本想开个玩笑，吓一吓这个女孩子。没想到女孩子一笑：“谅你也没那个胆子。那边过来的，有你这么害羞的？”

女孩子说着，眼神就往屋檐下飘去。

“八个半”顺她的目光看过去，一看不得了，屋檐下吊着一只新篮子。柳条子编的，看上去非常结实，要是装满了手榴弹，够一个班扔上一阵子的。

只是女孩子没有要借的意思。

“八个半”脸红了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上一线，和日本鬼子对扔手榴弹，实在不行那就拼刺刀，连长，你可真难为了我。

进退两难之间，有一堆高粱秆捆子后面，有人动了动身子。一位老妇人扒开高粱秆捆子，从窗户露出头来，喊了一句：“要打日本鬼子呢，别误了正事！”

4

新篮子好是好，又宽又深的，就是需要与旧篮子绑在一起，运起来更方便。连长说：“‘八个半’，再到老乡家找找，看有没有些绳子？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响。”

就这么一句“八个半”，让他一时心里发热。这下，连长把自己当成亲兄弟了，要不要也喊一声连长的绰号？这边的战士敢叫连长绰号，连长还笑哈哈地答应，以前在那边敢吗？

“八个半”一时纠结要不要去，连长没理他。眼前，连长挑出来的那些突击队员有的扛好了炸药包，有的提着装满手榴弹的篮子。篮子的手榴弹全都拧开了盖子，他们一个边说边笑着，腰宽背厚的模样。再看看自己，在那边打仗是勇敢，到了这边吃不开。那边是机枪手们吃香，这边甩手榴弹的管用。

“八个半”有点蔫了，自己是有点胖，个子不高，说话还带着童音，有点后悔那次没有听父亲的话，一个人跑到外婆家，半路上被人牵住了，罩了一身肥肥的棉裤，裤腿还短了一截。

“八个半”只好硬着头皮回来了，他看到女孩子还在烧火。火苗小了些，烟也散了些。

听了“八个半”的询问，女孩子说：“你别急，不就是根绳子吗？绳子真是没有了，布带子行吗？”

“行。绑篮子用的，带子也行。”“八个半”又说，“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三大纪律嘛，我是太行军区独立营……”

“一连二班的。”女孩子声音清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“一看你就是个初来乍到的，我们巴不得八路军来借东西，有你这么婆婆妈妈？”

“八个半”愣神的工夫，女孩子弯腰抬腿，刺啦一下，把左腿的裹腿布撕下来一条，又从右腿上撕下一条。

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“八个半”急了。怪不得在那边就是搞不懂，怎么斗不过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呢？

“不要了，这点不够长，系在一起也不够。”“八个半”差点儿想逃了。

其实，“八个半”知道，不就是捆绑篮子嘛，这点布带子足够了，“八个半”是有点不忍心。

“那你等等，我还有更长的，结实着呢。”

这一说，“八个半”愣了。

“看什么看？转过身去，快点！一连二班的。”女孩子的脸红得厉害，像是身后的高粱秆活了，在她脸上举起了红红的火把。女孩子又冲他说：“说你呢，一连二班的。”

“八个半”赶紧一转身站在那口水井旁边。井水幽幽，深不见底。

远处，一声炮响，像是有人把“八个半”的脸在水面上给划碎了。

直到身后没有动静了，“八个半”还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一直也不敢转过身。

女孩子绕了过来，塞过来一团粉红色的东西。那是一根带有余温的布带子，女孩子说：“端了鬼子的炮楼，你可别忘了三大纪律哟？我可记得你，一连二班的。”

一看就猜着了，这是女孩子的裤腰带。他说不出话来，猛地抓住了女孩子的手，想问她的名字。女孩子倒是急了，大声喊：“快松手呀，你……”

“八个半”一惊，女孩子的一只手，被自己捉住了。女孩子的另一只手，死死地抓紧她的裤腰。

5

攻坚战打响时，“八个半”还在路上。篮子送到之时，部队抵达炮楼附近。一颗颗手榴弹往天上飞过之后，连长喊一声“上！”

在这之前，“八个半”似乎感觉到连长愣了一下，那种感觉像是被马蜂蜇了一下：“怎么是粉红色？”

“八个半”也不接茬儿，只顺着往上冲。

连长望着日本鬼子向东南方向溃逃，说了声：“糟了，石家庄没留部队。”

“八个半”这才知道，他去借篮子和那根粉红色带子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子，就是石家庄。“快，追过去！”

这时，“八个半”该还篮子了，不能头一回就坏了规矩。

篮子还是好好的，只是那根粉红色的带子被磨得毛糙糙的，抓在手里毛茸茸的，还有就是中间被磨断了一截，只得打了个结，好在也短不了多少。

“八个半”想着，能不能把那个结打成一个蝴蝶结。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实在不行，自己掏腰包，赔上几毛钱的边区票吧。

6

还是那口水井，只是没想到围了好多人，有几个人像是刚刚哭过的样子。

几个年老的人见到“八个半”，立刻悲愤地扑了过来。

“老乡，我不是国民党军，我早就投奔过来了，我是太行军区独立营一连二班的，我来还篮子，还有……”

“八个半”举了举篮子，还有一根系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带子。

要是那个女孩子在旁边的话，一定又要笑出声来了。

一个老妇人说她是女孩子的婶子，她认出了“八个半”。婶子哭了：“这娃命苦哇，前年她爹娘被流弹打死了。唉！”

原来，几个日本鬼子跑进村子，女孩子为了保全自己，转身跳了井。

“八个半”哭了。

哭得最凶的是连长，女孩子的婶子一直拉着他。

也不知那一片哭声是什么时候停的，人们看到的是“八个半”用那根粉红色的布带子牢牢拴住了篮子，准备挂在井台上。

连长止住了哭泣，他挡住了“八个半”，转身对女孩子的婶子说：“婶子，这篮子，还有这根带子，我们带走了。”

连长把那根粉红色的带子一扯两半，一半系在自己的腰上，另一半递给了“八个半”。

还有篮子，连长让“八个半”挎上，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滚回去，仗总是有得打，篮子一直用得上的。

7

后来的一个雪天，连长中了日本鬼子的埋伏，牺牲了。从那天起，“八个半”把那根粉红色的带子折叠了几下，塞进靠近心脏的那只口袋。无论战斗在哪里，他都无比英勇。

后来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

再后来，新中国成立了。

一九五五年刚入秋，思念老娘的“八个半”寝食难安，正好驻地需要大批地方干部，“八个半”转业回到地方，三十好几的他，该找个伴了，组织上极为负责，给他张罗了一个。头次见面，他想送个什么纪念一下。

有啥好送的呢？

“八个半”就送了那根粉红色的带子。带子年头有些久了，粉红色暗淡了不少。“八个半”原想给人家说说这根带子的故事，没承想人家嫌这嫌那的，根本就没有想要的意思，亲事自然也没成。

随后，组织上又给他介绍了两个，也没成。

“八个半”也不介意。

终于有个女人一见面，话也没说，就默默地双手接过带子，顺手系在腰上。更让“八个半”满意的是，这不就是那个女孩的模样吗？

人一开心，话就多了，一连好几晚“八个半”说的都是石家庄的事。女人听了，也不回话，只点着头，眼里泪汪汪的，像是询问着当年那个女孩的名字。

“八个半”想，真是糊涂啊，怎么就没有想起来，光顾着哭了。要不，就叫她粉红妹子，行不行呢？以后我们要是有了有一男一女，女儿就叫粉红妹，儿子就叫红娃。

女人有事没事喜欢掰“八个半”的手指，仿佛在问，十根手指，你怎么只有“八个半”呢？

虽说女人耳聋，可她识数呢。“八个半”只好比划着告诉她：这一根，是日本鬼子的弹片划去的；那半根，是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时，让“三八大盖”咬断的。

女人把“八个半”的双手放在了脸上。

## 屋檐是故乡的眉

(外一首)

幽莲

转身的瞬间，再多看一眼  
山路幽长，山顶遮住了鸟雀的飞翔

每走一步，都是默默送别  
矮下去的老房子，它那么瘦弱  
鸟鸣和流水声镂空容貌

很多个傍晚，目送微风  
试图让风复原一座山的轮廓  
但又怕带来什么

天空落下的雨滴，也会  
落在屋檐下，屋檐是我故乡的眉

雨夜的水滴

雨从凌晨下至深夜  
我被雨滴拥堵在出租屋中

水龙头低头滴水，屋里也在下雨  
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 
互相碰撞，这触碰并不孤单

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站在窗前  
目送雨声远去  
它们带走我不敢诉说的悲伤

雨越下越大，没有停下的意思  
我享受在这种无限放大和  
缩小的岛屿中



被污染的“野味” 夏立新